



子的还是朋友，以义气为重。你们既信得过我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必保你越国社稷不残。你们君臣要及早来到吴地，不要拖延，迟则有变。来的时候要注意只可往会稽山的山前，那里是我的防区，中午时分主公必先到我营，只要主公应允，伍员从山后赶到，也难以改变。”

伯嚭一一检点礼物美女之后，派人暗暗把文种送出营，让他回归会稽城。

四 夫差允降

文种私见伯嚭后的第二天，夫差带领几十名随从浩浩荡荡来到会稽山前的伯嚭防区，视察过后进入大营上坐，伯嚭与其属下站立两厢。

夫差这些天是又得意又发愁，得意的是此次发兵势如破竹，没有多少天便深入越境，吴兵已可以在钱塘江边牧马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扫除勾践，得胜回朝是意想中的事情；发愁的是勾践君臣虽计穷力竭，但尚存下五千甲士，死守会稽，依仗溪山险隘与丛生草木，难以力克。如果再拖延些时日，只怕吴兵疲乏，难以久住。夫差此刻正处在两难之中，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事。

伯嚭看见夫差陷入沉思，久久不开口，便乘机把早上赶来的文种大夫叫到帐前，并通禀夫差说：“越王勾践遣一下臣文

种求见，已在帐下伺候。”夫差听后大笑，说：“勾践这厮差他前来做什么？”两鬓的黑胡子笑得一上一下跳动不止。

“既派来使，必有缘故，何不唤来一听。”伯嚭说。他知道夫差也很想知道勾践遣使的来意。夫差果然同意，让放来人进来。

文种是个能屈能伸之人，在帐外听传便跪行膝步进来，头也不敢抬，作出诚惶诚恐的可怜样子。到了夫差座前五、六步的时候，俯伏不住的叩头。

夫差把一肚子的气发到越使身上，不等回话连珠炮似的骂起来：“勾践无道，有犯我吴国先灵，我今替天行道，兴兵问罪，越国危在旦夕，不在那里受死，还派你前来，为了何事？”

文种对夫差的发怒是早有预料的，他所怕的是立即把他赶走，如今主动让自己说话，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他重重地又叩了几个头，越发显得真诚说：“东海寡君勾践，罪大恶极，有犯吴国先王，蒙大王仁慈，不立即加以诛戮；寡君感恩戴德，旦夕不忘。如今大王天威已立，亲临鄙地，是非胜败已明。如果大王不弃，越国即当请盟，勾践愿携其妻子，率其陪臣到贵国为臣为奴，以报万一。至于春天及秋天的贡献，诸项孝敬，更悉随君定。我们已看清了大王作为至尊的地位，一定痛改前非，希望大王从宽发落……”说到这里文种痛哭流涕，叩头不止。

伯嚭受人厚礼，从旁配合说：“勾践穷困，派使臣来表达悔过之心，如果答应了，那么勾践的土地就是主公的土地，勾践的财宝就是主公的财宝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！”伯嚭知道占有欲极强的夫





差，对此是有吸引力的。

夫差心里有几分愿意，话还得那么说：“太宰，我劳心数年，损兵十万，深入敌境，克在旦夕，在这样的关键时候，怎么能轻易答应呢？”

文种摸透了夫差的矛盾心理，主动答辩说：“下臣文种再启大王，寡君勾践尚存臣子儿女千余，宝器数万，如果大王怜惜而赦之，则臣子儿女尽入吴国王庭，宝器亦归于大王；如果大王强攻不赦，则勾践会杀其子女，焚其宝器，亲率臣子与五千敢死之士，来抵挡十万久疲的吴师。抱必死之心，胜败还正难料！”讲到后半段，文种与刚才好似换了另外一个人，胸部也挺直了，语气也强硬了。

夫差被触及了自己忧患之处，对伯嚭说：“太宰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伯嚭虽然胸有成竹，早已想出处置之法，但语气还是供夫差选择的调子：“文种的话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如果大王能对越国在战胜之后加以封殖，武功已成，名闻海内，又兼得越国之利，一举两得。如果大王一定要把他们灭亡，四海诸侯会不信任于我，再也不归顺吴国。此中利害，大王自有明察。”

夫差还有些迟疑说：“越国形孤势寡，吴国与之冤仇又深，如今他们危在旦夕，死在旦夕，才派人来讲这么些卑词谦语。”

伯嚭说：“我看越国君臣还是有些诚意的，不然谁敢说把君臣自缚，带领妻子来吴国为奴为妾？还提出要年年厚贡。如果主公能施恩于这些肯改过之人，他们是不会忘怀的。主公历来以宽仁大度对待属下，这次也不会不给予怜惜。”一顶又一

顶给夫差戴高帽子，正投其所好。

夫差于是宣布暂且收兵，限十日之内，让勾践带领妻子臣下来到吴庭，决不许迟延。

这时相国伍员巡查军营已毕来参见夫差，发现地下跪着一人，便问此是何人？文种答：“越国下臣文种。”问到此何事？伯嚭说：“领其主勾践之命，前来投降求和，主公刚才已亲口答应。”

伍员听罢大怒，也不管什么君臣之礼大喊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勾践屡次侵袭我国，今力屈计穷，命在倾刻，是天赐良机给我们，不灭越国，还等何时！我们应当把勾践的首级挂在吴国的宫门前，以祭吴国的先灵，也可以解除历来四方对我们的嘲笑。如今不这么做，反而接受投降和求和，这对于主公来讲是最不可干的事情。”

伯嚭不会让伍员把已经办成的事给破坏掉的，立即说：“臣启主公，不念旧恶是一种美德，晋文公、齐桓公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这才四方归顺成就了霸业。我们如今穷兵深入，已撤掉越国的藩篱，毁坏了越国的宗社，要说报仇已可使吴国上下得到应有的报偿。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，主公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的。”说得是头头是道，夫差也不住点头，说：“太宰言之有理。”

伍员是一条道走到底的，但在讲话这一方面却又比不过伯嚭，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，只是更强调：“如今的时机百年难遇，不要把它白白抛弃了！”

伯嚭不在这些话题上纠缠，进一步说：“相国不要执拗了，对手已经归顺就范，就不要再讲如何擒拿弹射了。越国社稷已倾倒，以往的怨仇一笔勾

